



气。在齐邦媛的记忆里，父亲一生都是温和洁净的君子，直至晚年腰板始终挺直不弯。

书中有几处细节，令人感慨不已。

一是父亲对孩子的品格教育。为了不让孩子养成炫耀的习性，严令拒绝让子女搭公务用车上学；在带领师生逃亡途中将儿子赶下车，要求其与其他学生一样步行；齐邦媛考入武汉大学后，父亲临别时给了她一笔“惜别费”，并告诫她，如果有男生请吃饭应设法还请，不可以占小便宜。

二是父亲非常重视孩子读书。1938年，父亲带着齐邦媛由重庆出发到沙坪坝上中学，6年的南开教育使她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，心智开展，奠定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，打下了一生读书为人的基础。

读大学时，齐邦媛在家书里兴奋地提到“读书会”，父亲在信中嘱咐：“……吾儿生性单纯，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，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，不必参加政治活动……吾儿只身在外，务望保持健康，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。”而齐邦媛担心重庆失守找不到回家之路时，父亲在快信中如此安慰：“……吾儿随学校行动可保安全，无论战局如何变化，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。”

见字如晤，父亲的书信越过战火传来信心，给齐邦媛莫大的慰藉，多年后她仍能字字默记于心。在她成长的关键时期，父亲在餐桌上、火车上与其交流，分享人生经验，既为之解惑，又开阔她的眼界，历练她的人格。正因有这样的父亲，给齐邦媛积极的影响，使其在今后的困厄时期能坚守本分，认真而勇敢地做出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，比如顶着巨大的压力修订国语教材。

遇见这样的父母，是齐邦媛的

幸运。对于广大学子而言，得遇良师，亦是人生的大幸运。在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，知识分子为了薪火相传，为了保留中华文化的血脉而弦歌不辍。齐邦媛笔下那一连串风云人物，可歌可泣，在黑暗迷茫的夜空中点亮一盏盏明灯。

比如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，一直宣扬“中国不亡，有我！”的精神；国文教师孟志荪的国文诗词课令人沉醉，奠定了齐邦媛的国文功底；最令齐邦媛难忘的还是在武大遇见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。

朱先生慧眼识英才，亲自劝齐邦媛转系，并担任她的导师。朱先生至情至性，在英诗课上教华兹华的《玛格丽特的悲苦》时，念到最后两行，“取下了眼镜，眼泪流下双颊，突然把书合上，快步走出教室，留下满室愕然，却无人开口说话”。他的课堂培养了齐邦媛的英文鉴赏能力和文学品位，齐邦媛深情回忆：“心灵回荡，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，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，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……英文诗和中国诗词，于我都是一种感悟的乌托邦，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。”

得知张大飞殉国时，她在悲痛之余脑海中浮现的是惠特曼的《啊，船长！我的船长！》，那强有力的诗句寄托着她无穷的哀思；晚年突遇车祸，巨大的疼痛连止痛针都失效了，她靠自己的心智和背诵诗歌来度过漫漫长夜，“当我灵魂暂息，我已无尘世忧惧”。华兹华斯的诗句给予她无穷的力量。

“文学不能重建城邦，但是它安慰，甚至鼓励，用各种方式重建自己一片天的有志气的人。”齐邦媛讲这话是有底气的。文学是她毕生的志业，她教授文学、编辑文学，孜孜不倦地写作，得益于年轻时老师们潜移默化的文学启蒙。

书中有一段描写朱光潜先生的文字，让人见识到灵性教育的美：

那时已秋深了，走进他的小院子，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，走上去飒飒地响。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：“我帮老师扫枯叶。”朱老师立刻制止他说：“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，晚上在书房看书，可以听见雨落下来，风卷起的声音。这个记忆，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、深刻。”

齐邦媛大学毕业后，23岁的她辗转流亡台湾，经历了迷茫与孤独，一直没有放弃做学问的梦想，在知识的天梯上不断攀登。在生活艰难困顿的时候，她始终没有抱怨，没有退缩，在生活的大舞台中锻炼自己、挑战自我。她平地地记录自己的奋斗与成长，女儿，相信你读过后一定会深受触动，内心充满温暖、希望和力量。

齐邦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：

我的人生原则是，不抱怨，不诉苦，自己的人生不需要不断地向别人解释，这样太辛苦了，也没有具体的意义。不论在什么环境里，我都会竭尽所能，毫不抱怨地把事情做好。只要自己了解自己的选择，无愧于心才是最重要的。

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一个人的叙述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。我们从文字里目睹了生离死别，感受到家国伤痛，深刻地体会到爱、悲悯、纯洁与担当。女儿，你在和平年代读过齐邦媛先生的成长故事，满怀敬意之外，可以想想自己的人生，将来面对生命中的挫折时，会有不一样的思考吧。

老爸

2020年10月11日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兴化市新生中心小学）

责任编辑 晁芳芳



师道

二〇二〇年第十二期